

怀念一头牛

文/丁够生

“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”虽无短笛，我曾经就是一位牧童，俗称放牛娃，六七岁就开始放牛。有一头母黄牛，从小由我喂养大，一放就是十多年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那头黄牛，浑身长着一身黄褐色的毛，毛色光亮，就像披了一身黄绸缎。四个蹄子上方有一圈雪白的毛，就像带白色的脚环，听懂行的牛贩子说，这叫“四蹄踏雪”，这种牛可谓是牛中极品。鼻梁正上方灰黑色，牛角像刚刚出土的小竹笋，双眸炯炯有神，给人聪明温顺的感觉。也正因如此，父母放心地打小就把它交给了我喂养，我喜欢得不得了，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黄。

在农村，放牛是个轻松活。哥哥姐姐往往跟大人去田里插秧、收割，或者上山打柴，或者到菜地摘辣椒、收花生等。作为老幺，我自然就是放放牛。但养牛其实也不容易，一年四季都得喂，几乎早晚都要去放。放牛，自然占据了我不少童年时光。小黄，俨然也是我童年，乃至青少年时代的亲密伙伴，在我的心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多少个清晨，我迎着朝霞，牵着小黄在绿油油的田埂边吃草；多少个傍晚，我牵着小黄伴着夕阳回家。有时为了让小黄吃到更肥的草，跑得比较远，回来太晚还要穿过黑黝黝的山野，甚至路旁还有坟地。因为听过村里老人讲过不少鬼故事，往往也是汗毛倒竖，只好扬着鞭子吓唬小黄快速穿过。不管如何，一路上还有小黄作伴，心里多少踏实了几分。

一般来说，早晨时间短，加上要上学，不敢走远，往往就在村子旁边放牛，牛儿往往吃不饱，因此，放牛的最佳时间是下午，一般要放好几个小时，牛儿吃得肚子鼓鼓的才回家。看牛吃草，有时也会感觉很乏味，尤其是没有和小伙伴一块去放牛的时候，我常常带本书或杂志去看。那时，书和杂志都是农村的“奢侈品”，我家是很少有这个闲钱去买的，因此多半是找别人家借阅。记得借得更多的是《山海经》《故事会》《杜鹃花》之类的书刊，偶尔还有一些儿童连环画。那时的我，对书刊如饥似渴，如饮甘霖，几乎把村里能借到的书刊都借来了，甚至村里订的《农村百事通》杂志，我也几乎每期不落地看。小学时代，我的成绩特别好，尤其作文写得不错，每每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全班听，我想这与我在放牛的时候，大量阅读各种书刊有关。放牛还带书刊去看，在小伙伴当中有点另类，却被很多村民传为美谈，每每受到村民表扬，我心里便乐滋滋的。

山野牧牛心自静，世间喧闹不闻听。确实也有因看书太投入，而让牛走失的时候。有时，为了偷懒，就把牛赶到山上去吃草，把牛绳绑在牛角上，把它扔到没

有高大树木的小山窝里，任由它吃各种草或嫩竹叶。边看书边时不时看看牛在哪，有时看得太入迷了，回过神来再去找小黄，却不见了，于是慌慌张张到处寻找。有时找不着，只好垂头丧气回家，却惊喜地发现聪明的牛儿已经自己回家了。但偶尔也会有牛跑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吃或踩坏庄稼的现象。农村人视庄稼如命，因此也曾被人家气汹汹地上门告状，赔了人家庄稼不说，自然也少不了一顿挨骂，甚至挨打。这个时候，往往对小黄恨得直咬牙。

当然，小黄总体来说，就像我们山里人，踏实肯干、憨厚朴实，很少惹祸。有时，还仿佛很通人性。比如，在田埂上牵它吃草的时候，它几乎从不偷吃庄稼，哪怕这个禾苗很鲜嫩，哪怕田埂上没有多少肥草。又如，农忙时节，有时让它独自拉稻谷回家，它也能顺利完成使命，拉到家门口，静候主人回来收拾好。

记得在小黄还不到2岁的时候，在父亲的调教下，就学会了耕田、拉车、犁地，从此，家里的重活就全部落在小黄的身上。那时家里人口多，分了十多亩田，还有七八亩地，没有机械化，犁田耙地等重活全靠小黄。不管春耕还是盛夏的双抢，抑或是冬天种油菜，小黄凭着一股牛劲蛮力，负重前行。它的肩胛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扛着犁耙，渐渐磨出了厚厚的茧。那时，牛与人的亲切感情，或许出于农耕时代牛力的不可取代性。每个农村家庭，几乎都会把牛儿当作一位家庭成员来珍爱。我家小黄也不例外，每每牛没有吃饱的时候，父亲便会拿一些谷糠或者米饭给它加加餐，双抢时节，甚至还会直接给它加些酒糟、鸡蛋、盐，给它补充营养。

“牛背稳于舟，牧儿忘百忧。晚凉过溪去，落日在林头。”这是明朝诗人胡奎在《题牛》中描绘的一副牧童骑牛的美好场景。但凡牧童，往往也会去骑牛玩玩。小黄对骑它的人很排斥，一骑就会跑动，吓得别人都不敢靠近，但对我却是一个例外。有时候放牛回家，我也会骑着它玩一会儿，左手挽住牛绳，右手紧紧抓住牛背，脚用力一蹬就稳稳地坐在牛背上了。要想走快点，便用右手拍打一下牛屁股，或者两腿一夹紧，小黄就会走快一点，要走慢一点，左手扯住一下牛绳就好。但出于爱惜小黄，我舍不得骑它，因此很少骑。

小黄最大的贡献，莫过于每年给我们家产下一头小牛犊。当小黄长到2岁半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家产下了第一头公的小牛犊，生下来很快就会走路吃奶，也不怕人，正应了那句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倒是小黄比较紧张，生怕别人动了它的宝宝，还时不时去舔一下小牛犊的皮毛，一副爱子情深的样子。大概喂养了不到一

年，小牛犊就被牛贩子上门收购走了，从此我们家每年多了好几百元的收入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几百元可是能解决不少家庭开支的，我们兄弟姐妹的学杂费、生活费等开销，往往就靠这笔收入。因此，我们都对小黄珍爱不加，它确实是我们家的“摇钱树”。

当时，关牛的地方是村集体统一盖的牛棚，后来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，分给了农户。因为二十多头牛关在一块，相互之间只是用了木栏隔开，因此牛棚里空气总是充斥着牛粪牛尿味，夏天的时候，蚊虫更是到处乱飞。为了改善牛的生活环境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拿一块干稻草铺在牛窝里，聪明的小黄也往往固定在一个角落拉屎拉尿。父亲会时不时去清理，把它倒在一个空旷的地方，过上一段时间，便是上等的农家肥，挑到田里或地里。有时，我也会发现小黄身上还会长一些蜱虫，吸牛的血，有时吃得圆鼓鼓的。对这种寄生虫，我自然恨之入骨，发现了，便会把它抓下来，然后用石头把它们砸死。看着血淋淋的蜱虫尸体，我会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。每每帮小黄抓蜱虫的时候，它也似乎很感激，时不时地用眼睛瞅瞅我。有时，它甚至会伸出舌头来舔舔我的手，尾巴快活地左右摇摆，仿佛在感谢我。

小黄接连为我们家生了十几头牛犊，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条件，都被卖掉了，至今全家都感恩它的好，可谓是我家的大功臣。后来，我上了高中，离家乡也越来越远了，放牛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了。有一次回家，却发现小黄不见了，我急忙去问母亲，母亲告诉我小黄已经卖掉了。瞬间，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我问母亲，为什么要卖掉呀？母亲也抹眼泪，无奈地说，家中经济比较紧，又要供你们兄弟俩上学，小黄老了，活也干不动了，已经几年不生崽了，只好卖掉了。

也许，这终究是牛的宿命。于一个贫寒的家庭而言，不忍心自己宰杀，卖掉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。但，小黄，一头勤劳的牛，懂事的牛，曾经陪伴我走过一年四季，曾经陪伴了我的童年、少年，就像一位家人，一块同甘共苦，一起守望家园。在放牛的那么漫长的时光，我经常静静看书，静静思考，品味人生。我应该感谢我的小黄，它教会了我勤劳，让我懂得了坚韧，让我领悟到了“踏踏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”的道理，也坚定了我走出大山，去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。

我不知道小黄最终的下落与命运，但我永远感恩它对我们家的付出，永远怀念这位亲密的好朋友，也将永远激励自己成为拥有“老黄牛”精神的人，吃苦耐劳、坚韧善良、锲而不舍、乐于奉献。

